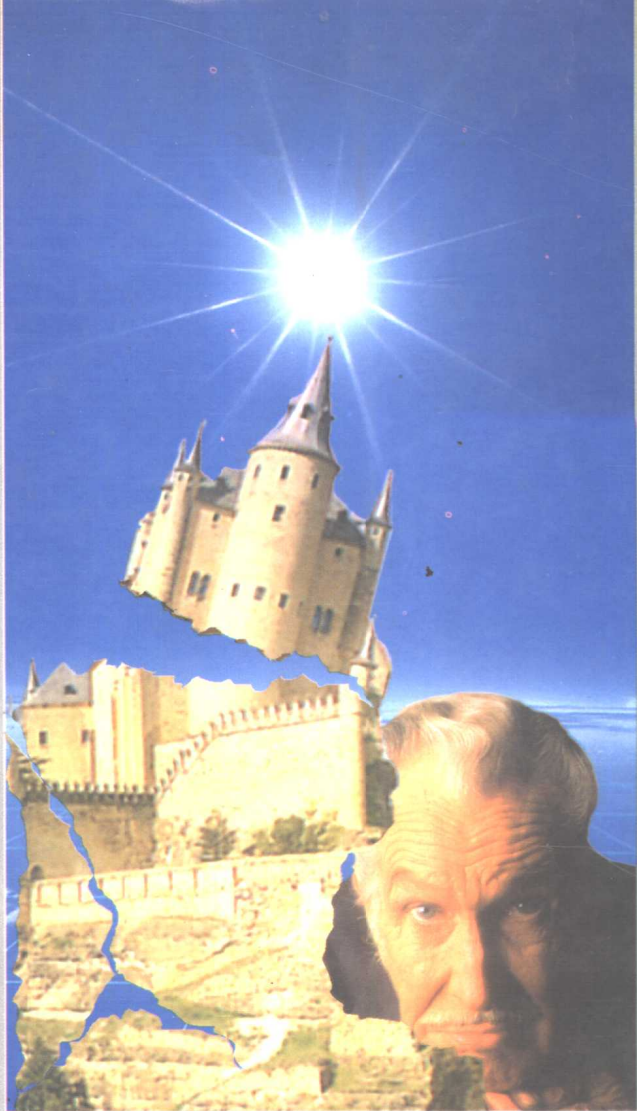


XI FANG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阎 嘉 著 ·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# 反抗人格

—— 卡夫卡

西方智哲人格丛书

# 反抗人格

---

—— 卡夫卡

阎嘉著 · 长江文艺出版社

YAN JIA ZHI ZHE REN GE CONG SHU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卡夫卡:反抗人格/阎 嘉著

kafuka:fankangrenge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6.7

ISBN 7—5354—1313—7

I. 卡… 反…

Ⅰ. 阎…

Ⅱ. 文学—传记

N. I · 1072

卡夫卡:反抗人格

kafuka:fankangrenge

© 阎 嘉著

策 划:李鸿文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校对:邓 薇

责任编辑:李鸿文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2 印张:9.5

版 次:1996 年 7 月第 1 版

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138 千字

印数:0000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54—1313—7/I · 1072

定价:11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

西方智哲人格丛书

主 编:周季胜  
副主编:李鸿文 吴兴明  
编 委:向培风 林和生 李 杰 李建中  
李正武 李鸿文 吴兴明 苏 宁  
冯 川 周季胜 阎 嘉

丛书策划:李鸿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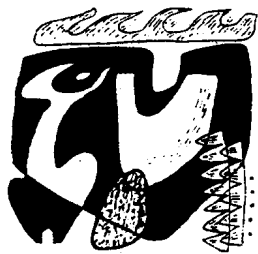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目 录

*mu lu*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生于世纪末 .....         | 1  |
| 一、熟悉而陌生的家人 .....    | 1  |
| 二、“诉讼”从学校开始 .....   | 6  |
| 三、卡夫卡式的“就范” .....   | 12 |
| 四、“就范”与反抗二重奏 .....  | 19 |
| 五、体验切刀切肉片 .....     | 26 |
| 六、旷日持久的“畏父情结” ..... | 41 |
| 七、躬进地洞的“小动物” .....  | 53 |
| 八、巨大无边的惶恐与孤独 .....  | 62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孤独的单身汉 .....         | 72  |
| 一、既害怕又喜欢孤独 .....     | 73  |
| 二、体验初夜和初恋 .....      | 77  |
| 三、五年的欢乐和失望 .....     | 84  |
| 四、错位的订婚 .....        | 111 |
| 五、深情地走钢丝 .....       | 118 |
| 六、真正的有情人 .....       | 139 |
| 绝望的思想者 .....         | 147 |
| 一、不是思想家的思想者 .....    | 148 |
| 二、不问政治的旁观者 .....     | 151 |
| 三、战斗在黑暗的精神森林中 .....  | 159 |
| 四、浓于水的犹太人之血 .....    | 176 |
| 五、与思想家们同演悲剧 .....    | 192 |
| 六、无处不在的恐惧与绝望 .....   | 210 |
| 城堡的挑战者 .....         | 224 |
| 一、差点被埋没的“业余作家” ..... | 225 |
| 二、读“咬人和刺人的书” .....   | 234 |
| 三、内心世界向外部的巨大推进 ..... | 255 |
| 四、挑战和反抗“城堡” .....    | 278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| 297 |



## 生于世纪末

*sheng yu shi ji mo*

一个笼子想找一只鸟。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  
境况，与罪恶无关。

——卡夫卡

### 一、熟悉而陌生的家人

1883 年 7 月 3 日。

强大的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（即今日捷

克西部地区）首府布拉格。

犹太百货批发商赫尔曼·卡夫卡（Hermann Kafka, 1854—1931）及其妻尤丽·洛维（Julie Löwy, 1856—1934）的长子弗兰茨·卡夫卡（Franz Kafka）降生了。

这个注定要以其作品表达出令人焦灼的世纪末情绪并以此震撼 20 世纪世人心灵的天才，除了那双时刻流露出惶恐、迷惘、畏惧、胆怯、羞涩的大眼之外，那瘦小羸弱的身躯与父母的强壮健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他那似乎担当不起任何重担的瘦削的双肩，预示着他此生在肉体上将备受疾病煎熬以至匆匆辞别世间；而他那极其复杂而广阔的内心世界，使他以业余作家的身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神秘象征、冷峻荒诞、客观单调的文学世界。

父亲赫尔曼出生于捷克犹太人乡村屠夫家庭，是家中的长子，有三个弟弟菲利普·路德维希和亨利希。特殊的出身使他遭受过大多数犹太人都遭受过的苦难：贫穷，饥饿，流浪，屈辱，痛苦。年幼时全家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，能吃上土豆竟令一家人喜出望外。冬天常常衣不蔽体，腿上的伤口好

多年都愈合不了。还是小男孩时他就到皮塞克一家杂货铺去当学徒，推着小车走南闯北。即使后来当兵也没挣到钱，反倒要寄钱回家。后来，在洛维家的帮助之下，赫尔曼在苦难中艰难挣扎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商号，并跻身于犹太中产阶级的行列。

母亲尤丽·洛维是位典型的犹太传统妇女，对丈夫忠贞不渝，一向温存敦厚，体贴入微，这种过分的忠贞和顺从竟发展到了对丈夫的盲目附和。她在家庭中吃苦耐劳，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，为事业和家务辛勤操劳。她对孩子们倾注了全部的爱，尤其对卡夫卡宠爱备至。尤丽有五个兄弟（她排行老二），其中有三个终身未娶。比较起来，卡夫卡的三位叔叔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，而三位单身汉舅舅对他却影响至深。大舅舅叫阿尔弗雷德，住在西班牙，卡夫卡常在日记和书信中称他为“马德里舅舅”，他后来成了西班牙铁路公司总经理。四舅叫西格弗里德，是位乡村医生，卡夫卡最喜欢他，经常去看望他并在一起度假。卡夫卡的短篇小说《乡村医生》大概与他俩的亲密关系不无联系。小舅鲁道夫性格怪癖，卡夫卡说他是个

“猜不透的、过于谦逊的、寂寞的并因此而近于啰嗦的人”。卡夫卡的父亲常说卡夫卡将会成为“第二个鲁道夫”。

赫尔曼和尤丽夫妇除了长子弗兰茨外，于1885年和1887年还生了两个儿子，他们均于幼年时夭折。此后，这对夫妇还为卡夫卡添了三个妹妹。大妹妹艾莉（Elli）生于1889年；卡夫卡说她“可真是那么一个迟钝、疲倦、胆小怕事、无精打采、自知有罪、低声下气、阴险、懒惰、贪嘴、吝啬的孩子。我见她就受不了，更不会跟她去说话，她太使我想起我自己”。艾莉年纪轻轻“离家出走、结婚、生儿育女以后，这一切就起了变化，她变得愉快，无忧无虑，勇敢大胆，慷慨大方，乐善好施，大有希望”（《致父亲的信》）。艾莉嫁给了卡尔·赫尔曼，生有费利克斯和格蒂，还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。卡夫卡曾说：“我不仅是个官吏，而且还是个工厂主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妹夫有家石棉工厂。我（当然仅仅通过我父亲的一笔投资）是股东，并已记录在案。这家工厂已经给我带来了足够的烦恼和忧虑……相当长一段时间来，我尽可能地置它于不顾。”（《致菲丽丝·鲍尔》，

1912.11.1.)由此可见,卡夫卡同艾莉虽有相似之处,也有不少往来,但在情感上并不十分亲密。艾莉同卡夫卡的另两个妹妹一起,于1943年死在德国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。

二妹瓦莉生于1890年,同卡夫卡的关系较为疏远,卡夫卡在书信、日记中很少提到她。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瓦莉是儿女中与父母相处最好的一个,处处顺从父母意愿,因而没有什么周折,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对卡夫卡来说,瓦莉如同陌生的外人。

三妹奥特拉(Ottla)生于1892年,她同卡夫卡的关系最亲近。奥特拉固执任性、敏感而充满正义感,时常同暴君式专横的父亲发生冲突,以至同父亲决裂独自去寻找自己的道路。奥特拉时常陪伴卡夫卡,卡夫卡也时常向友人们提到奥特拉。他曾说:“奥特拉让我觉得就像我远远看到了所盼望的母亲:纯洁、诚实、厚道、通情达理,在她身上,谦卑和自豪、宽容与限度、牺牲精神和自主精神、羞怯和勇敢确实处于均衡的相互制约的情况下。”(《致菲丽丝·鲍尔》,1916.9.19.)或许,兄妹间的这种亲情除了

性格的相似、境遇的类同和血缘联系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奥特拉身上显现出来的这些品质，代表了卡夫卡对理想的女性和母亲形象的看法。这种理想形象若天边彩虹，对卡夫卡来说似可望而不可即，因而十分珍惜，而它们体现在奥特拉身上时，便使亲情中掺进了崇敬的成分。“她比我更有信心，更充满自信，体魄更健壮，更无顾忌。”（《致父亲的信》）奥特拉在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而她自己的结局却十分悲惨。

## 二、“诉讼”从学校开始

卡夫卡从出生之日起，便受到父母的巨大关注。这不仅由于卡夫卡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（后来也成了唯一的儿子），更由于他父亲赫尔曼固执地以自己的标准，即中产阶级犹太人一般对待儿子的态度和价值观念来要求卡夫卡。他希望把卡夫卡培养成一个坚强勇敢的男子汉，希望儿子牢记自己的辛勤劳苦和艰难的生存斗争，以此为榜样并使之发扬光大，即使不能子承父业地经商（赫尔

曼最初希望儿子经商)，也应该有更崇高的理想，不仅能在生存竞争中独立，而且要体面、出人头地、受人尊重。

然而，卡夫卡无论在哪个方面——身体，事业，思想，地位，个性等——都令其父大失所望，两人因此时常发生冲突，以至酿成了父子之间“悬而未决的这一可怕的诉讼”。唯有一点是赫尔曼始料未及的：那就是卡夫卡的作品（赫尔曼始终反对儿子的写作，并厌恶地拒绝读儿子的作品）在其死后对这个世界的震荡，卡夫卡被誉为 20 世纪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和最受欢迎的首席现代派作家。

或许，父子间的“悬而未决的可怕诉讼”正是使卡夫卡成为卡夫卡的原动力。这一诉讼过程应该是始于卡夫卡幼年时的启蒙教育。

1889 年，六岁的卡夫卡进了布拉格市内肉市附近的公立德语小学，在这里就读到 1893 年小学毕业。当年小学时的情景，卡夫卡在《致密伦娜》中有过记述：“在小学一年级时，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。她是个瘦小干瘪的女人，尖鼻子、高颧

骨、黄脸，但却有主意，有热情，有头脑。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。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，走入泰恩巷，再走过一个拱门进入肉市巷，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。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，持续了足有一年之久。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，她要告诉老师，我在家是多么淘气。那时我也许并不很淘气，只是固执，不听话，好伤感，爱生气，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。我知道这一点，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。”

时间一长，卡夫卡逐渐形成了一种畏怯心理和“死心眼式的认真”，一方面是心理上的不自信，一方面则是行动上的循规蹈矩。他曾以为，他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，但结果通过了，甚至还受到了奖励。表面上的进步使父亲赫尔曼以为小卡夫卡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，“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其实倒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很少学习，什么也没学会……我记忆力平平，理解能力勉强凑合，好歹还记住了点东西……我所学到的知识是极其可怜的，基础是很不扎实的。”（《致父亲的信》）对卡夫卡来说，

这种表面上靠循规蹈矩得来的进步，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信心，反倒使他确信，事情越是顺利，到头来的结局必将越糟糕。这一信念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得到了强化。

1893年卡夫卡进入犹太九年制中学。学校位于布拉格旧城，是一所德语授课的国立文科中学，卡夫卡在这里一直读到1901年毕业。在这九年中，卡夫卡怀着畏怯心理一步步走过，别人怀疑他的能力，总以为他过不了关，可他毕竟走过来了。然而，功课对于他却如一桩想起来就会发抖的事，而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。他承认，到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时，他确实是作了一点儿弊才得以闯过关的。

中学课程对卡夫卡来说无可无不可，他渴望的是能自由自在地“真正为自己的事情操心”。这件“自己的事情”在卡夫卡看来是“性命攸关”的，那就是写作。从读中学期间的1899年起，卡夫卡就开始了自学写作，直到1903年读大学期间，他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习作。他自己对这些习作并不满意，将它们销毁了，以致我们无从了解他的处女作的情况。尽管卡夫卡毁掉了早期的习作，但

视写作为生命的观念却已在他内心确立，并在他成年之后的岁月中始终支配着他的生命活动。

在读中学期间，卡夫卡结识了奥斯卡·波拉克（Oskar Pollak，1883—1915）和雨果·伯格曼（Hugo Bergmann，1883—1975）。这两个人对卡夫卡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
波拉克是卡夫卡的中学同学，卡夫卡上大学之后他们仍保持着友谊。1915年波拉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。他们在一起讨论生活、理想、友谊、写作和哲学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卡夫卡思想发展的历程。波拉克向卡夫卡极力推荐了尼采、费希纳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，使卡夫卡受到了不小的震动。卡夫卡在信中说：“我在读费希纳、艾卡特。有的书让人觉得就像在自己的宫殿中打开陌生的大厅之门的钥匙。”（《致奥斯卡·波拉克》，1903.11.9.）他还谈到：“我认为，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和刺人的书。如果我们所读的一本书不能在我们脑门上击一猛掌，使我们惊醒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？”（同上，1904.1.27.）我们知道，在这些使人惊

醒的著作中，有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也有德国著名作家黑贝尔的《日记》。这些著作对卡夫卡把写作视为生命中“性命攸关”的事，毫无疑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“我的处境是：上帝不愿我写，然而我偏要写，我必须写。这是永恒的拉锯，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，这里边的不幸之多超出你的想象。”（《致奥斯卡·波拉克》，1903.11.9.）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卡夫卡这里所说的“上帝”，极有可能是指他父亲赫尔曼，或者其中至少包含他父亲这一重要原因，因为赫尔曼认为写作是不务正业，反对卡夫卡在大学里学文学。

伯格曼是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哲学家，后来任希伯来大学教授。他年轻时便笃信宗教，在读大学期间，卡夫卡同他争论过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。（《日记》，1911.12.30.）1913年12月17日，伯格曼作“摩西与圣礼”的讲演，卡夫卡到场聆听，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纯粹的印象——无论如何我与此无关。”尽管卡夫卡对宗教问题没有太大的热情，但这一点既没妨碍他同伯格曼的友谊，也没使他放弃对宗教问题的思考。